H. H. MU
CHINESE LIBRARY

群書考索卷十五

別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刋行

○禮樂門

車服

周家冬官職領之嚴

周人尚輿而制作之法領於冬官其輿之廣六尺六寸故其轍迹之在地者相距之間廣狹如一無有遠邇莫不齊同凡為車者必合乎此然後可以行乎方內而無不通不合乎此則不惟有司得以討之而其行於道路自将偏倚杌隉而跬步不前亦不待禁而自不為矣中庸或問

周輅過後之弊

曰周輅為過後何也曰夫輅者身之所乘足之所履其為用也賤矣運行振動任重致遠其為物也勞矣且一器而工聚焉則其為貴也廣矣

賤用而貴飾之則不稱物勞而華飾之則易壞費廣而又增費之則傷財周輅之所以為過後歟 或問語

周家車服之制

路車金輅以賜同姓象輅以賜異姓也玄衮玄衣而畫以卷龍也黼如斧形刺之於裳也周制諸公衮冕九章侯伯鷩冕七章則自華蟲以下子男毳冕五章衣自宗彝以下而裳黼黻孤卿絺冕三章則衣粉米而裳黼黻大夫玄冕則玄衣黼裳而已 詩傳

大車兵車之制

九車之制廣皆六尺六寸其平地任載者為大車則軫深八尺兵車則軫深四尺四寸

車轂之制

轂者車輪之中外持輻內受軸者也大車之轂一尺有半兵車之轂長三尺二寸故兵車曰暢轂 並同上

輂車之制

觀通典夏末制輦之言則知輦制自夏而肇原觀地官車輦辨物之語則知輦制至周而大備夫輦者車之制也在商則曰胡奴車在周則曰輜車至秦則為乘車昭其名也夏以三十人而輦商以十八人而輦周以十五人而輦昭其數也周以黃金為飾漢以雕玉為飾後魏以羽葆為飾昭其文也或使人挽或用馬駕漢之制也形似輜車裝用金飾梁之制也絡飾以朱輦不施輪隋之制也一曰大鳳二曰大芳三曰仙遊四曰小輕五曰芳亭六曰大王七曰小王唐之制也然則鑾六飛而肅萬乘固非所以侈辨物之儀而事文藻之飾實所以重君尊之義也不然後魏輿輦華制李德林何以有請從太和之奏哉

夏商之制簡

曰周冕之不為侈奈何曰加之首則體嚴而用約詳其制則等辨而分明此周冕所以雖文而不為過也夏商之制雖不可考然意其必有未備者矣 或問語

袞衣之制

袞衣裳九章一曰龍二曰山三曰華蟲四曰火五曰宗彝皆繢於衣六曰藻七曰粉米八曰黼九曰黻皆綉於裳天子之龍一升二降上公但有降龍以龍首卷然故謂之袞也

三命之服

芾冕服之韠也一命緼芾黝珩再命赤芾黝珩三命赤芾葱珩大夫以上赤芾乘軒（詩並傳）

古今朝服之制

古者有朝服有祭服祭服謂鷩冕之類朝服所謂皮弁玄端之類自漢以來祭亦用冕服朝服則所謂進賢冠絳紗袍自隋煬帝時始令百官戎服唐人謂之便服又謂之從省服乃今之公服也祖宗以來亦有冕服車旗之類而不當用惟大典禮則用之（文公語錄）

自天子至庶人禮制之異

且如冕服是天子祭服皮弁是天子朝服諸侯助祭於天子則服冕服自祭於其廟則服玄冕大夫助祭於諸侯則服玄冕自祭於其廟則服

皮弁又如天子常朝則服皮弁朔旦則服玄冕（絺旒冕也）之諸侯常朝則用

玄端朔旦則服皮弁太夫私朝亦用玄端夕深衣士則玄端以祭上士

玄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前玄後黃也）庶人深衣（同上）

古者朝服祭服之制

古朝服用布祭服則用絲詩絲衣繹賓尸也皮弁素積皮弁以白鹿皮

為之素積白布為裙（同上）

今公服皆胡服

後世禮服固未能粹服先王之舊然宜得華夷稍有辨別不得今世之

服大抵皆胡服如上領衫靴鞋之類先王冠服掃地盡矣中國衣冠之

亂自晉五胡後遂相承襲唐接隋隋接周周接元魏大抵皆胡服（上並同）

今朝服乃古間服

今朝廷服色三等乃古間服此起於隋煬帝時然當時亦只是做戎服

當時以巡幸煩數欲就簡便故三品以上服紫五品服緋六品以下服

綠他當時亦自有朝服大祭祀時用之然不常以朝到臨祭時取用（文公）

語錄

朝服變於隋朝

今之朝服乃戎服盖自隋煬帝數遊幸因令百官以戎服從一品紫次朱次青皂靴乃馬上鞋也後世循襲遂為朝服

今公服即唐常服

唐人有官者公服幞頭不離身以此為常服又別有朝服如進賢冠巾器服之類其下又有省服服為常服今之公服即唐之省服服也

玉佩

珩璜瑀琚之制

雜佩者左右佩玉也上横曰珩下繫三組貫以蠙珠中組之半貫一大珠曰瑀末懸一玉兩端皆銳曰衝牙兩旁組半各懸一玉長博而方曰琚其末各懸一玉如半璧而内向曰璜又以兩組貫珠上繫珩兩端下交貫於瑀而下繫於兩璜行則衝牙觸璜而有聲也詩傳

圭笏

五等諸侯之制

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五等諸侯執之以合符於天子而驗其信否也周禮天子執冒以朝諸侯鄭氏注云名玉以冒以德覆冒天下也諸侯始受命天子錫以圭圭頭斜銳其冒下斜刻小大長短廣狹如之諸侯來朝天子以刻處冒其圭頭有不同者即辨眞偽也書說

執笏始於宇文周

古者君臣所執五玉三帛二生一死皆以為贄而已笏則搢之用以指畫記事而已不執之以為儀也宇文周復古乃不脩贄而執笏於是攝齊鞠躬之禮廢升堂而跪拜者多矣語或問

古今圭笏之制

笏者忽也所謂備忽忘也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可也漢書有秉笏奏事又曰執簿亦笏之類本只是以備遺忘故手執眼觀口誦或於君前有所指畫不敢用手故以笏指畫今世遂

用以為常執之物周禮典瑞王搢大圭執鎮圭大圭不執只是搢於腰間郤執鎮圭用又繅以朝日而今郊廟天子皆執大圭大圭長三尺且重執之甚難古者本非執大圭也文公語錄

樂律

聲和則樂和

聲者宮商角徵羽也大抵歌聲長而濁者為宮以漸而清且短則為商為角為徵為羽所謂聲依永也既有長短清濁則又必以十二律者和之乃能成文而不亂假令仲呂為宮則太簇為商姑射為角林鐘為徵南呂為羽蓋以三分損益隔八相生而得之餘律皆然即禮運所謂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所謂律和聲也聲既和乃以其聲被之八音而為樂則無不諧和而不相侵亂失其倫次可以奏之朝廷薦之郊廟而神人以和矣聖人作樂以養情性育人才事神祇和上下其體用功效貫大深切如此書注

律陽而呂陰

六律為陽黃鍾太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六呂為陰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九十二管皆徑三分有奇空圍九分而黃鍾之長九寸大呂以下律呂相間以次而短至應鍾而極焉以之制樂而節音聲則長者聲下短者聲高下者則重濁而舒遲高者則輕清而剽疾 書注

古人吹律以合聲

以黃鍾為宮便用林鍾為徵太蔟為商南呂為羽姑洗為角應鍾為變宮蕤賓為變徵這七律自成一均其聲自用諧應古人要合聲先須吹律使衆聲皆合律方可用後来人想不能解去逐律吹律京房始有律準乃是先做下一箇母子調得正了後来只依此為準國語謂之均梁武帝謂之通其制十三弦一弦是全律底黃鍾只是散聲又自黃鍾起至應鍾有十二絃要取甚聲用柱子來逐絃分寸上柱定取聲立均之意本只是如此 文公語錄

黃鍾不可為他律所用

樂律中所載十二詩譜乃趙子敬所傳云是唐開元間鄉飲酒所歌也

但郤以黃鍾清為宮此便不可蓋黃鍾管九寸最長若以黃鍾為宮則餘律皆順若以其他律為宮便有相陵處今日只以黃鍾言之自第九宮後四宮則或為角或為羽或為商或為徵若以為角則民陵其君矣若以為商則臣陵其君矣徵為事羽為物皆可類推樂記曰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故制黃鍾四清聲用之清聲短其律之半是黃鍾清長四寸半也若後四宮用黃鍾為角徵商羽則以四清聲代之不可用黃鍾本律以避陵慢故漢志有云黃鍾不復為他律所役其皆律亦皆有清聲若遇相陵則以清聲避之不然則否誰是黃鍾則不復為他律所用然沈存中續筆談說云唯君臣民不可相陵事則不必避先生一日又說古人亦有時用黃鍾清為宮前說未是○文公語錄

辨絲竹之聲

絲尚宮竹尚羽宮聲大故以羽聲濟之絲聲細故以竹聲諧之

當先定黃鍾之律

十二律自黃鍾而生黃鍾是最濁之聲其餘漸漸清若定得黃鍾是便

入得樂都是這裏纔差了些子其他都差只是寸難定所以易差

隋何妥之失謬

南北之亂中華雅樂中絕隋文帝時鄭譯得之於蘇祗婆蘇祗婆乃自西域傳來故知律呂乃天地自然之聲氣非人之所能為譯請用旋宮何妥恥其不能遂止用黃鍾一均（並同上）

上下皆損益之理

律管只以九寸為準則上生下生三分益一損一如破竹矣

黃鍾應鍾長短清濁

管有長短則聲有清濁黃鍾最長則聲最濁應鍾最短則聲最清

造樂關國祚長短

律管只吹得中聲為定若謂用周尺或羊頭山黍雖應準則不得中聲終不是大抵聲太高則焦殺低則盎緩劉歆為王莽造樂樂成而莽死後來荀勗造於晉武帝時即有五胡之亂和峴造於周世宗時世宗亦死惟宋朝太祖皇帝神聖特異初不曾理會樂律但聽樂聲嫌其太高

令降一分其聲遂和唐太宗所定樂及宋朝樂皆平和所以世祚長久

今之樂皆胡樂

今之樂皆胡樂也雖古之鄭衛亦不可見矣今關雎鹿鳴等詩亦有人播之歌曲然聽之與俗樂無異不知古樂知何古之宮調與今之宮調無異但恐古者用濁聲處多今樂用清聲處多

當明制樂之本

孟子論今樂古樂則與民同樂乃樂之本學者所當知也若欲明其聲音節奏特樂之一事耳

啞鐘以避宮聲

王朴當五代之末杜撰得箇樂當時有幾鍾名為啞鍾不曾擊蓋古人制此不擊以避宮聲若一例皆擊便有陵節之患（並同上）

吾身之樂

有舜之文德則聲為律而身為度有簫韶二南聲不患其不作（文公答陳佐仁）

審音不在聲而在律

由民論之則審音之難不在於聲而在於律不在於宮而在於黃鍾盖不以十二律節之則無以著夫五聲之實不得黃鍾之正則十一律者又無所受以為本律之宮也今又極論宮聲之妙而無曰黃鍾云者則恐其於聲音法制之間猶有所未盡也夫以聲音法制之粗而猶有未盡則雖有黃帝大舜之君伶倫后夔之佐亦如之何徒手而可以議大樂之和乱聲律辨

詩雅變風之辨

夫二南正風房中之樂也鄉樂也二南之正朝廷之樂也商周之頌宗廟之樂也是或見於序義或出於傳記皆有可考至於變雅則固已無施於事而變風又特里巷之歌謡其領在樂官者以為可以識時變觀土風而賢於四夷之樂耳讀呂氏詩記桑中篇

三代禮樂達天下

三代之時禮樂用於朝廷而下達於閭巷學者諷誦其言以求其志詠其聲執其器舞蹈其德以涵養其心則聲樂之所助於詩者為多文公語錄

鄕飮之樂可疑

鄕飮酒所奏樂有不用二南小雅亦笙詩而用南呂無射兩宮十章不知何句豈有以見古之鄕樂用北律而寫其遺聲耶將古樂已亡而不可稽考而別制此樂也然則特用此律其旨安在文公荅林黃中

樂亡而不可學

古樂既亡不可復學但講學踐履間可見其遺意耳文公荅李饒卿

正聲子聲之別

盖正聲是全律之聲如黃鍾九寸是也子聲是半律之聲如黃鍾寸半是也一均之內以宮聲爲主其律當最長其商角徵羽之律若短即用正聲或有長者則只可折半用子聲此所謂一均五聲而分正聲子聲之法也十二律旣自有正聲又皆有子聲以待十二均之用所謂黃鍾太呂 太簇無子聲以其一均之內商角徵羽四聲皆短於本律故也若以中呂爲宮則黃鍾爲徵而當用子聲矣若以蕤賓爲宮則大呂爲徵而當用子聲子若以林鍾爲宮則太簇爲徵而當用子聲矣此十二律所以皆有子聲

也（文公答陳淳）

小雅大雅之別

正小雅燕禮之樂也正大雅會朝之樂受釐陳戒之辭也故或歡欣和說以盡群下之情或恭敬齊莊以發先正之德詞氣不同音節亦異（詩傳）

上下通用之樂

按儀禮鄉飲酒及燕禮前樂既畢皆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間代也言一歌一吹也然則此六者盖一時之詩而皆為燕享賓客上下通用之樂（同上）

九歌乃韶樂之本

韶與武今皆不可考但書所謂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此正是韶樂之本也所謂九德之歌九韶之樂也（文公語録）

七音之辨

不攷鄭譯荅蘇夔之語無以知七音之始不觀杜祐加文武之文無以

知七音之變是何也盖伏羲始紀陽氣而為律黃帝聽鳳凰而定音但有五聲未聞有變宮變祉也至周武王始加二變聲而七音備焉攷之周語可見矣武王克商之時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越三日而辰在斗越四十八日而辰在天黿鶉火張也天駟房也自張及房則為七列鶉火午也天黿子也自午至子則為七同合之以數昭之以聲而七律於是乎作然則加變宮變祖而為七音者豈非自武王始乎故後世或謂之七始或謂之七華黃鍾為天林鍾為地太簇為人姑洗為春蕤賓為夏南呂為秋應鍾為冬此則以七音而為七始者也婆陀力華為宮聲鷄識華為南呂沙識華為角聲沙侯加濫華為變祉沙臘華為祉聲般贍華為羽聲利建華為變宮此則以七音而為七華者也吁故必知七始七華之說而後可與論七音之妙也顏氏

三夏之歌

讀左傳而知三夏之奏觀周禮而知三夏之名考詩頌而知三夏之說夫三夏者歌之大也天子享元侯用之故尸出入則奏肆夏牲出入則

奏昭夏四方賓來則奏納夏昭其聲也其聲載於樂章其職掌於鍾師其名始於周代重其事也然杜預之說則曰肆夏一名樊韶夏一名遏納夏一名渠呂叔玉之說則又曰一曰肆夏二曰繁遏三曰渠夏三夏之名為不同也愚嘗攷之詩而得其說蓋肆之為言遂也時邁之詩遂於太位豈古所謂肆夏者乎遏之為言止也執競之詩言福祿止於周之多豈非古所謂昭夏者乎渠之為言大也思文之詩言后稷配天之大豈非古所謂納夏者乎吁愚以是知肆夏繁遏渠皆為周頌而即三夏之異名也若夫三夏之外又有所謂王夏章夏齊夏族夏鶩夏是總為九夏之名尤不可不知也同上

周人何以不用商音

先儒之言曰聞宮聲使人溫良而寬大聞商聲使人方廉而好義聞角聲使人惻隱而愛人聞祉聲使人樂義而好施聞羽聲使人恭儉而好禮則知樂有五音闕一不可然周人祭祀何以用宮角祉羽而不用商乎圜鍾為宮黃鍾為角太簇為祉姑洗為羽此禮天神之樂而遺商也

函鍾為宮太簇為姑洗為祉為南呂為祉此禮地示之樂而遺商也黃鍾為宮大呂為角太簇為祉南呂為羽此禮人鬼之樂而遺商也故或以為人聲或以為殺聲或以為中聲不知天地鬼神非人孰享商果人聲何為不與於祭也黃鍾之太簇函鍾之南呂莫匪殺聲是殺聲未嘗不用也宮生祉祉生商商生羽羽生角中聲闕則上下之音散是中聲九為當用也吁三者之說皆非愚未敢以為信盖古樂以鍾磬為主無鍾磬則以管為主晉志所謂笛猶鍾磬是也今之笛即古之管古者之管但有四孔未有商音至漢京君明始加一孔於笛之後是為商聲然則周人祭祀用管為主奚嘗悪商哉此非愚之臆說實得之馬融之笛賦並同前

樂器

八音之制

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皆樂器也書說

簨虡之制

樂器土曰壎大如鵞子銳上平底似稱錘六孔竹曰篪長尺四寸圍三寸七孔一孔上出徑三分凡八孔横吹之（詩傳）

簧笙竽之制

簧笙竽管中金葉也蓋笙竽皆以竹管植於匏中而竅其管底之側以薄金障之吹則鼓之而出聲所謂簧也故笙竽皆謂之奏笙十三簧或十九簧竽三十六簧也（並詩傳）

鍾磬特垂編垂之別

鍾磬有特垂有編垂者其特垂者器大而聲宏雜奏於八音之間則絲竹之聲皆為所掩而不可聽故但於起調畢曲之時擊其本律之垂以為作止之節其編垂者則聲器皆小故可以雜奏於八音之間而不相凌也（文公答王子頤）

群書考索卷十五　畢

群書考索卷十六 別集

山堂先生章　俊卿　編輯
建陽知縣區　玉　刊行

○曆門

古今曆

堯時曆象之說

曆是書象是器無曆則無以知三辰之所在無璣衡則無以見三辰之所在文公語錄

曆是一件大事

曆是古時一大事故炎帝以鳥名官首曰鳳鳥是曆正也歲月日時既定則百工之事可考其成同上

先天後天之差

曆數微眇如今下漏一般漏管稍澁則必後天稍闊則必先天未子而

于未午而午同上

當運乎天不當為天所運

故嘗謂天之運無常日月星辰積氣皆動物也其行度疾速或過不及自是不齊使我之法能運乎天而不為天之所運則其疎密遲速或過不及之間不出乎我此虛寬之大數雖有差忒皆可推而不失矣何者以我法之有定而律彼之無定自無差也同上

古今曆法疎密之差

古人曆法疎闊而差少今曆法愈密而愈差界限愈密則差數愈遠何故以界限密而愈越多也其差則一而古今曆法疎密不同故爾看來都只是不曾推得定只是移來輳合天之運行所以當年合得不差明後年便差元不曾推得天運只是旋將曆去合那天之行不及則添些過則減些以合之所以一二年又差如唐一行大衍曆當時最謂精密只一二年後便差同上

歷代曆法疎密

太史公曆書是說太初然却是顓帝四分曆劉歆作三統曆一行大衍曆最詳備五代王朴司天考亦簡嚴然一行王朴之曆皆止用之二三年即差王朴曆是七百二十加去李通所用却依康節三百六十數

推月大小之法

問曆法何以推月之大小曰只是以每月二十九日半九百四十分日之二十九計之觀其合朔爲如何如前月大則後月初二日月生明前月小則後月初三日月生明同前

古人有一定之法

今之造曆者無定法只是趕趁天之行度以求合或過則損不及則益所以多差因言古之鍾律紐筭寸分毫釐絲忽皆有定法如合符契皆自然而然莫知所起古之聖人其思之如是之巧然皆非私意撰爲之也意古之曆書亦必有一定之法而今亡矣三代而下造曆者紛紛莫有定議愈精愈密而愈見差舛不得古人一定之法也並同上

康節曆法密

堯舜以來曆至廣都喪失了不可攷縁如今是這大總紀不正所以都無是處康節曆十二萬九千六百分大故密今曆家所用只是萬分曆萬分曆亦自是多了他如何肯用十二萬分同上

律呂候氣之法

今治曆家用律呂候氣其法最精氣之至也分寸不差便是這氣都在地中透上來如十一月冬至黄鍾管距地九寸以葭灰實其中至之日氣至灰去㬹刻不差文公文集

曆家筭數之法

天之外無窮而其中央空處有限天左旋而星拱極仰觀可見四遊之說則未可知然曆家之說乃以筭數得之非鑿空而言也若果有之亦與左旋拱北之說不相妨如虛空中一圓毬自內而觀之其坐向不同而常左旋自外而觀之則又一面四遊以薄四表而止也同上

曆法先論太虛

曆法要當先論太虛以見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一定位然後

論天行以見天度加虛度之歲分歲分既定然後七政乃可齊耳同上

天度歲日之差

按堯時冬至日在虛昏中昴月令冬至日在斗昏中壁而中星古今不同者盖天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歲有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天度四分之一而有餘歲日四分之一而不足故天度常平運而舒日運常內轉而縮天漸差而西歲漸差而東此即歲差之由唐一行所謂歲差者日與黃道俱差者是也古曆簡易未立差法但隨時占候脩改以與天合至東晉虞喜始以天爲天以歲爲歲乃立差法以追其變約以五十年而退一度何承天以爲大過乃倍其年而又反不及至隋劉焯取二家中數爲七十五年盖爲近之書說

曆法不容不變

曆之名始於黃帝曆之筭定於容成天上稽天象下正人時非曆有所不可故有起之以律者矣累實於黃鍾是已有積之以數者矣較分於絲毫是已又有驗之以象者矣作儀於渾天是已然由古迄今言天者

是幾而造曆者尤非一家終不能保其曆之不變者曆法之不容不變也是故黃帝起辛卯顓帝用乙卯夏用丙寅殷用甲寅周用丁巳魯用庚子此則曆元之可驗者也夏四百三十二年日差五度商六百二十八年日差八度周訖春秋日差八度戰國及秦日差三度此則曆差之可證者也斗十分未易考也古曆謂在建星賈逵謂在牽牛中星范曄謂在斗十一度則言斗分者為不同日度未易稽也秦曆以孟春在營室五度三統以立春在危斗六度元嘉以正月中在室一度則言日度者為不一然曆取更歷之義故世代更曆群言不厭其紛諸家不人其異否則治曆明時之語聖人何以特取於革卦嘗因是而為之統曰革之為言更也聖人序卦至四十九而特以革卦居焉是又發明大衍之數足以治曆也

大衍演天地之數

以大衍起數者自伏羲始以大衍名曆者自一行始夫衍者演天地之數也後世之曆多以古律起而一行大衍曆獨以易數起焉勾稽徹抄

分積毫釐盖有得於伏羲之遺畫君子安可以踈議一行哉今以大衍
曆觀之一六為爻位之統五十為大衍之母合二始以位剛柔所以明
天一地二之數也合二中以通律呂所以正天五地六之數也合二終
一以紀閏餘所以窮天九地十之數也以生乘成吾於六百而得天中之
積焉以成乘生吾又於六百而得地中之積焉自一六至五六一七至
五七一八至五八一九至五九一十至五十生成相乘各有六百吾又
於是而得千二百之筭焉一行固非拘於數者盖積絫之法可行而絫
之小大則不可積斷竹之制可㣲而孔之厚薄則不可均按尺之説可
驗而尺之長短則不可謟又孰若以無形而御有形以不物而制有物
哉吁此大衍曆起於易所以為後世之精密者歟不然唐自太初至麟
德凡二十三家何以獨稱美於大衍乎韓穎之至德郭獻之五紀承嗣
之正元又何以祖其故智乎然而大衍起筭亦不專於易也盖歲星得
於虛危日食衡於姜岌定朔得於傅仁均九道得於張子信而演紀之
瑞日在虛一度又得於堯之甲子此九足以見其通而不溺於術數也

閏法

朔空餘分以為閏

堯典云朞三百六旬有六日而今一歲三百五十四日者積朔空餘分以為閏朔空者六小月也餘分者五日四分度之一也余入雅

氣盈朔虛之日

天道左旋日月亦只左旋但天行健一日一夜而周當差過一度日月違天而退日是一日退一度日退十三度有奇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每歲只有三百六十日餘了五日四分度之日又除小月計六日所以置閏所餘六日為氣盈所小六日為朔虛同上

土圭

天地四游之說

周禮注土圭一寸折一千里天地四游升降不過三萬里土圭之影只有五寸折一方五千里以其在地之中故南北東西視去各三萬里間

何謂四游曰謂地之四游升降不過三萬里非謂天地中間相去止三

萬里也春游過東三萬里夏游過南三萬里秋游過西三萬里冬游過

北三萬里今曆家筭數如此以土圭測之皆合文公荅劉用之

出日納月之法

寅賓出日是推測日出時候寅餞納日是推測日入時候如土圭之法是也書說

今人皆不識其制

大司徒以土圭求地中今人都不識土圭鄭康成解亦誤圭只是量表影裏尺長一尺五寸以玉為之夏至後立表視表影長短以玉圭量之若表影恰長一尺五寸此便是地之中晷長則表影短晷短則表影長冬至後表影長一丈三尺餘今之地中與古已不同漢時陽城是地之中宋朝岳臺是地之中岳臺在浚儀屬開封府已自差許多文公語錄

土圭求天地之中

自伏羲造蓋天而土圭之制已寓至周公稽日景而土圭之名始立迨虞氏用九尺表而土圭之用始驗其所謂土圭者所以求土地之中而

稽日景之求短也是故掌以司徒崇地官也縣以陽城辨中域也立表於夏至之日示相等也置圭於晝漏之半取中正也然則天地之所合四時之所交風雨之所會陰陽之所和不以土圭驗之其可哉要必置中圭而後可以測日之中置南圭而後可以測日之南置北圭而後可以測日之北置東圭而後可以測日之東置西圭而後可以測日之西否則不足以辨千里之景也必於平地立南表而後可以測南土之深望北極立北表而後可以測北土之深於東方立東表而後可以測東土之深於西地立西表而後可以測西土之深於南表影末立中表而後可以測中土之深否則不足以辨五方之正也由是而推證之於天則為春為夏為秋為冬驗之於地則或東或西或南或北質之於人則多暑多寒多風多陰舉造化之大皆不外於尺有五寸之制又奚必候氣於緹室占象於渾天定晦朔於蓂莢哉蓋天地之升降不過三萬里自地以至日不過一萬五千里圭之景苟差一寸則地差千里宜矣故古人置五土圭而皆以千里為證是必有高天下之見顛龍度

漏刻

察四時課六曆

觀朱史漏刻經而知剏物之始觀陸倕新漏銘而知造器之難夫刻壼為漏浮箭為刻則于地四參與天一正所以察四氣之盈虛課六曆之疎密也故制度肇剏於黃帝水火汏視於成周三㪷增廣於張衡分箭步占於宇文愷是皆制器之源流者也孫綽以之而著銘陸機以之而述賦宋景以之而作經殷夔以之而垂法是皆著書以傳後者也然衛宏載傳呼之節較而未詳霍融叙分至古差詳而不密則漏刻之難定知此漢以百二十刻為一晝夜梁以百八十刻為一晝夜則漏刻之難定又如此吁亦豈終於難定哉特考訂者不精耳盖日有百刻分之以十二時則一時有八刻其餘四刻又均於九十六刻之內則晝夜長短可以推測不然初正之法有所未知徒執弘度以究終始奚足以言漏刻哉

正朔

三代革命改正朔

盖三代革命皆改正朔故歲首之月不同夏以建寅商以建丑周以建子是謂三統而夏正上順天時下恊民事獨得其正夏小正即孔子所謂吾得夏時焉者語注

三代三正之說

王者受命而改正朔所以新民之視聽也故夏以建寅之月為正謂之人統商以建丑之月為王謂之地統周以建子之月為正謂之天統孔氏以為商湯始改正朔而周因之鄭氏以為自古帝王皆然盖不可考然以理求之疑孔氏為得之也語或問

春秋孟子所言周正

文定春秋說夫子以夏時冠月以周正紀事謂如公即位依舊是十一月只是孔子改正作春正月按今周禮有正月有正歲則周實是元改作春正月夫子所謂行夏之時只是為他不順欲改從建寅如孟子說七八月之間旱這斷然是五六月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這分

明是九月十月若真是十一月十二月時寒自過子何用更造橋梁文公語錄

三代更易正朔

問子丑寅之建正如何曰此是三陽之月若秦用亥為正直是無謂同上

春秋書月不著時

春秋正朔事比以書考之凡書月皆不著時疑古史記事例只如此至孔子作春秋然後以天時加王月以明上奉天時下正王朔之義而加春於建子之月則行夏時之意亦在其中文公與張敬夫

諸書周正之說

孟子所謂七八月乃今之五六月所謂十一月十二月乃今之十月九月是周人固已改月矣但天時則不可改故書云秋大熟未穫此即只是今時之秋蓋非申酉之月則未有以見夫歲之大熟而未穫也以此考之今春秋月數乃魯史之舊文而四時之序則孔子之微意伊川所謂假天時以立義者正此謂也如伊川說則是周正建子之月但非春

而[redacted]則夫子有行夏時之意而假天時以立義耳文定引商書十有二月漢史冬十月為證以明周不改月此固然矣然以孟子考之則七八月乃建午建未之月暑雨苗長之時而十一月十二月乃建戌建亥之月將寒成梁之候（國語引時令曰十一月成梁）又似併改月號月又何耶或是當時二者並行推人所用但春秋既定國史則必用時王之正其比周獵不同者蓋後世之彌文而秦漢直稱十月者則其制度之闊畧耳

三代正朔

三代正朔以元祀十有二月考之則商人但以建丑之月為歲首而不改月號（時亦必不改也）以孟子七八月十一月十二月之說考之則周人以建子之月為正月而不改時（改月者後王之彌文不改時者天時不可改故祭祀田獵猶以夏時為正）以書一月戊午厥四月哉生明之類考之則古史例不書時以程子假天時以立義之云考之則是夫子作春秋時特加此四字以繫年見行夏時之意若如胡傳之說則是周亦未嘗改月而孔子特以夏正建寅之月為歲首月下所書之事却是周正建子月事自是之後月與事常相差兩

月恐聖人制作之意不如是之紛更煩擾其所制作亦不如是之錯亂無章也（文公答林擇之）

年號

後世年號不可廢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天下事有古未之為而後人為之固不可無者此類是也如年號一事古所未有後來既置便不可廢胡文定却以後世建年號為非以為年號之美有時而窮不若只作元年二年三年也此殊不然三代已前事迹多有不可考者正緣無年號所以事年統紀難紀如云某年王某月箇箇相似更無理會處及漢既建年號於是事有條有紀屬而可記而今有年號猶自奸偽百出若只寫一年二年三年則官司詞訴簿曆憑何而決少間更無討理會處（文公語錄）

年號擇字之義

向改慶元年號時先擬隆平某云向年改隆興時有人議破以隆字近

降今既為說破則不可用又曰淳熈字本作純字人有言此字必改言未既而改淳字矣蓋純字有屯字在傍又曰真宗是楊大年擬進豐亨字上曰做子不了不用以此觀之用字豈可輕也同上

遁甲

不待蓍龜之卜

考黄帝内傳而知遁甲之始觀事物紀原而知遁甲之名蓋自元女授黄帝法有九天九地八門六甲之衝而後始有遁甲之說其命名取義實以六甲相遁焉今之所謂三式者蓋并太乙六壬是已故風后演為千八千局太公約為七十二子房定為一十八皆所以研窮遁甲之精微也伍子胥有文信都芳有經葛洪有圖又所以發明遁甲之秘訣也推前事於既往定來事於將然蓋有不待抵龜而決掛蓍而卜也故為之說曰讀武王之須史不若讀紫氏之開山圖誦劉寶真之龜經不若誦社仲之三元書閱王琛之風角六情訣不若閱僧一行之十八局記

群書考索卷十七

別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刋行
典史何韶校正

○曆門

渾天儀

古制至宋朝而備

歷代以来其法漸密宋朝因之為儀三重其在外者曰六合備平置單環上刻十二辰八十四隅在地之位以準地而面地四方側立黑雙環具刻去極度數以中分天脊直跨地平使其半出地上半入地下而結於其子午以為天經斜倚赤道環具刻赤道度數以平分天腹横繞天經亦使半出地上半入地下而結於其卯酉以為天緯二環表裏相結不動其天經之環則南北二極皆為圓軸虛中而內向以挈三辰四遊之環以其上下四方於是可考故曰六合次其內曰三辰儀側立黑雙

環亦刻去極度數外貫天經之軸內挈黃赤二道其赤道則為赤單環外依天緯亦刻宿度而結於黑雙環之卯酉其黃道則為黃雙環亦刻宿度而又斜倚於赤道之腹以交結於卯酉而半入其內以為春分後之日軌半出其外以為秋分後之日軌又為白單環以承其交使不傾墊下設機輪以水激之使其日夜隨天東西運轉以為象天行以其日月星辰於是可考故曰三辰其最在內者曰四遊儀亦為黑雙環如三辰儀之制以貫天經之軸其環之內則兩面當中各施直距外趾指兩軸而當其要中之內又為小竅以受玉衡要中之小軸使衡既得隨環東西運轉又可隨處南北低昂以待占候者之仰窺焉以其東西南北無不周徧故曰四遊此其法之大畧也書說

名儀象

觀揚子雲八事之難則蓋天不如渾天觀蔡邕無師法之識則宣天亦不如渾天觀晉志昕音狗異之語則昕安穹天皆不如渾天夫渾天乃顓帝之始造者也周旋無端其形渾渾此則為渾天之名上以璣運下

以衡窺此則為渾天之儀日月更迭星宿蟠羅此則為渾天之象究其名驗其儀考其象定三光之出入逆陰陽之升降推歲序之往來有不必造緹室之[redacted]以候氣正陽城之土圭以則景矣是故梁置於重雲殿隋置於觀象殿太宗置於凝暉閣皆所以寓崇重之意也魏永興有銘唐元宗有銘崔子玉亦有銘皆所以示不朽之傳也虞帝用璣張衡用銅梁令瓚用木魏永興用鐵皆所以為造器之驗也平子轉之以水葛衡動之以機張思訓代之以水銀皆所以成轉運之法也有六合儀有三辰儀又有四游儀李淳風所造之儀也有雙環規有單橫規又有單規梁人所置之規也有陽經環有陰經環又有璇極環僧一行所製之環也渾沃造化精深微妙又豈容以淺識肆其喙哉彼梁武帝立新意以排渾天王仲壬以據地有水駁渾天是皆未知渾天之妙者也顏達龍

衡窺璣仰之制

以衡窺璣仰占天象之實自是一器而今人所作小渾象自是一器不當并作一說也元祐之制極精然其書亦有不備乃最是緊切處必是

造着秘此一節不欲盡以告人耳文公答江德明

天體圓象之制

天經之說正坐以天形為可低昂反覆耳不知天形一定其間隨人所望固有不同處而其南北高下自有定位正使人能入於彈圓之下以望之南極雖高而北極之在北方只有更高於南極決不至反入地下而後遇南方也但入單圓下者自不有見耳蓋圖雖古所創然終不似天體孰若一大圓象鑽穴為星而虛其常隱之規以為龕口乃設短軸於北極之外以綴而運之又設短柱於南極之北以承龕口設四柱小梯以入其中而於梯末架空北入以為地平使可仰窺而不失渾體耶古人未有此法杜撰可笑試一思之恐或為即著其說以示後人亦不為無補也文公答蔡季通

渾象跡

堯典月令昏星遲速

按堯典仲夏星火至秦呂月令仲夏昏亢中大率遲二十六度今仲夏昏

軫中又遲十七度

疏曰先儒論堯典中星多牽合月令月令乃呂不韋以秦曆增損周公時訓而為之者也大抵季月中星與堯典仲月中星多合蓋其歲差使然爾歲差之說有以四十五年差一歲者宋大明歷是也有以百八十六年差一度者梁虞劌曆是也有以百八十三年差一度者梁祖沖之大同曆是也有以八十四年差一度者唐開元之大衍曆是也虞喜謂五十年差一度何承天謂百年差一度皆未得其實宋朝紀元曆以七十八年差一度最為密率唐志有云考古史及日官候簿以通法計之三千四十分度之三十九太為一歲之差蓋亦七十八年而差一度也崇天曆慶曆甲申冬至日在斗五度以歲差之法推而上之自慶曆甲申去唐開元甲子凡三百二十一年日差五度故唐志云開元甲子日在赤道斗十度是也又推而上之自開元甲子至漢太初元年丁丑凡八百二十七年日差十度故唐志云以開元大衍曆歲差引而退之則太初元年冬至日在斗二十度是也

其太初曆云日在牽牛初爲術踈矣自太初丁丑推而上之去秦莊
襄王元年一百四十五年日差二度冬至日當在斗二十二度故月
令云日在斗也自秦莊襄王元年推而上之去堯之甲子九二千二
十八年日差二十六度冬至日當在虛一度日沒而昴中故堯典云
日短星昴是也蓋月令之中星不宗堯典固已用歲差之法自漢以
來迄於晉唐諸儒皆以日在斗牛互爲膠柱之說雖歷家亦不悟其
非至宋梁以來曆家雖論其差儒者猶未深察故唐臣疏月令中星
參以堯典謂七星畢見果然則中星之度數不必考而王衡爲無用
也至宋朝命儒臣脩唐志而歲差之法始明矣然宋儒言日至所在
星度多舉冬至爲例此獨舉仲夏中星者愚於月令仲冬中星有疑
故闕之

中星遲則黃道隨

決中星遲則日至所在不同而黃道隨之矣

疏曰 黃道者光道也日之所行故曰光道晉志載葛洪渾天儀注謂

黃道與赤道東交於角五少弱西交於奎十四少強南至斗二十一
度北至井二十五度唐志云黃道春分與赤道交奎五度多秋分與
赤道交於軫十四度少南至斗十度北至井十三度愚按葛洪所引
渾天儀注似是漢人所作其論黃道東西交南北至度數近太初元
年日行之度唐志則據開元甲子而云所以不同也至於漢志謂光
道北至東井南至牽牛東至角西至婁其北至東交與葛洪同其南
至西交與葛洪異蓋班固主太初曆而云其太初曆謂冬至日在牽
牛初東漢賈逵已論其疏矣葛洪與賈逵一說也此所謂日至所在
不同而黃道隨之矣

按堯典以著其端

按堯典以著演紀之端也

疏曰凡曆數所起謂之演紀之端皇甫謐曰帝堯以甲辰之歲即帝
位皇極經世所載亦然凡在位七十年二十一年而得甲子即以為
演紀之端是年天正冬至日在虛一度以紀元曆步之一萬分度之

百二十八為一歲之差凡七十八年日差一度自帝堯演紀之端至漢太初元年丁丑積二千一百九十四年日差二十七度八千二百七十二分至唐開元甲子積三千一年日差凡三十八度四千一百二十八分至宋朝乾德甲子積三千二百四十一年日差凡四十一度四千八百四十八分至慶曆甲申積二千二百二十一年日差凡四十二度五千八十八分至紹興甲子積三千四百二十一年日差凡四十三度七千八百八十八分若不存演紀之端則積分計差之法何所從始此所以只依堯典而著演紀之端也春秋文曜鉤云唐堯即位羲和作渾儀王蕃亦云渾天儀者羲和之舊器也愚按堯典所載有曆有象故作渾象渾象者羲和之舊器也安得不著堯典之中星以為演紀之端乎

七政皆緯星

日月五星是為七政皆緯星也

疏曰不動者為經星動者為緯星張衡曰文曜麗乎天其動者有七

日月五星是也故曰七政皆緯星也

今著黃道南北至去赤道各二十四度以驗日晷之短長

疏曰後漢志載張衡渾儀赤道橫帶天之腹黃道斜帶其腹去赤道表裏各二十四度晉志載葛洪渾天儀注赤道帶天之紘黃道出入赤道極遠者去赤道二十四度唐志載一行黃道儀云赤道帶天之中以分列宿之度黃道斜運以明日月之行五代司天考載王朴曰赤道者天之紘帶也其勢圜而平紀宿度之常數焉黃道者日軌也其半在赤道內半在赤道外去極二十四度此所以著黃道南北至去赤道各二十四度也日晷短長之說漢志曰日近極故晷短日遠極故晷長日去極遠近難知要以晷景晷景者所以知日之南北也按周禮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先儒皆謂地中今陽城是也立八尺之表日永景尺五寸日短景丈三尺其鄭康成注及考靈曜周髀靈憲王蕃陸績諸書並云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隋志載宋元嘉十九年遣使往交州測景夏至日

影出表南三寸三分何承天計陽城去交州路當萬里而影差一尺八寸二分是六百里而差一寸也唐太史議曰交州去洛九千里蓋山川回折使之然以表考其弦當五千乎開元十二年遣使天下候影太史監南宮說擇河南平地設水準繩墨植表以引度之大率五百二十六里晷差二寸餘南候林邑冬至晷六尺九寸夏至在表南五寸七分北候鐵勒夏至晷四尺二寸三分冬至晷二丈九尺二寸六分計陽城南距林邑徑六千一百一十二里五月日在天頂北六度北距鐵勒與林邑正等則五月日在天頂南二十七度四分舊說千里而差一度疎矣然則日晷短長之說不必以尺寸為較大約測極晷極長則短日南至則其晷極短則知日北至如斯而已矣

書次以求晦朔

書十二次以求月之晦朔而歲成矣

疏曰十二次亦曰十二辰日月之所會也晉志云班固取三統歷十二次配十二野其言最詳又有費直說周易蔡邕月令章自所言頗

有先後魏太史令陳卓更言郡國所入宿度今附而次之自軫十二
度至氐四度為壽星於辰在辰鄭之分野屬兖州自氐五度至尾九
度為大火於辰在卯宋之分野屬豫州自尾十度至南斗十一度為
析木於辰在寅燕之分野屬幽州自南斗十二度至須女七度為星
紀於辰在丑吳越之分野屬揚州自須女八度至危十五度為玄枵
於辰在子齊之分野屬青州自危十六度至奎四度為陬訾於辰在
亥衛之分野屬并州自奎五度至胃六度為降婁於辰在戌魯之分
野屬徐州自胃七度至畢十一度為大梁於辰在酉趙之分野屬冀
州自畢十二度至東井十五度為實沈於辰在申魏之分野屬益州
自東井十六度至柳八度為鶉首於辰在未秦之分野屬雍州自柳
九度至張十六度為鶉火於辰在午周之分野屬三河自張十七度
至軫十一度為鶉尾於辰在巳楚之分野屬荆州此班固所志也其
費直蔡邕之說所先後或一二度或三四度多不過六度又陳卓范
蠡鬼谷先生張良諸葛亮譙周京房張衡並云角亢氐辰鄭兖州房

卯宋豫州尾箕寅燕幽州斗牛女丑吳越揚州虛危子齊青州室壁亥衛幷州奎婁胃戌魯徐州昴畢酉趙冀州觜參申魏益州井鬼未秦雍州柳星張午周三河翼軫巳楚荊州皆不計星度舉其大綱耳夫天運一周日移一度月移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日舒月速當其同謂之合朔舒先速後近一遠三謂之弦相與為衡分天之中謂之望以速及舒光盡體怯謂之晦凡十二晦朔而歲成焉張衡靈憲曰日譬則火月譬則水火則外光火則含景故月光生於日之所照魄生於日之所蔽當日則光盈就日則光盡也皇極外書言月本黑受日之光而曰與靈憲之說合矣此所以有晦朔也星家於諸緯行度皆能著曆惟月行最速未及八刻已移一度不可著曆其為筭法積分成度求之久遠易致差謬欲明其要不若求之晦朔日之所次則月之所會也自朔日計之每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至晦又求之會則弦望所次皆可得而推雖不中不遠矣日月之行皆有盈縮日盈月縮則後中而朔月盈日縮則先中而朔故曰雖不中不遠

矣日月之會是為十二次十二次之所會則十二朔之所紀也十二晦朔雖曰成歲常有餘分蓋日行三百六十五日有二十五刻而周天月行二十九日有五十三刻強而與日會凡三百五十四日有三十七刻而十二晦朔終矣每歲餘十日有八十八刻三歲餘三十二日有六十四刻而置閏受二十九日有五十三刻尚餘三百有十一刻通十九歲計之共餘二百六日有七十二刻凡置七閏受二百六日有七十一刻乃無餘分故揚雄太元十九歲為一章一章者閏分盡也按六曆諸緯與周髀云日月同起於端度日舒月速凡日行十九周月行二百五十四周而復會于端是為一章後漢制曰閏七而受其歲十九名之曰章是也四章為蔀蔡邕月令章句曰七十六年為蔀首是也二十蔀曰紀紀法一千五百二十年三紀為元韓子曰四千五百六十歲為元是也此所以書十二次以求月之晦朔而歲成也

緯星可以數測

其餘緯星自可隨其遲速以數求之也

疏曰 上文既明日月之行矣其餘緯星謂五星也 木東方曰歲星火南方曰熒惑金西方曰太白水北方曰辰星土中央曰鎮星張衡靈憲曰日者陽精之宗月者陰精之宗五星五行之精也日行黃道日與五星皆出入黃道也隋志載宋元嘉十七年作小渾天其日月五星悉居黃道不著出入之度蓋為之大約云耳唐志載李淳風黃道儀以玉衡旋規別帶日道旁列二百四十九交以攜月游一行更造游儀黃道內施白道月環其法太煩所以難述然則月與五星太約出入黃道其纖悉則付之造曆者考其出入之度以推日月之交蝕五星之留速有差則以渾天占之蓋渾天者象也曆紀其詳象著其略曆象與天合而七政齊曆象不與天道則黃道差而七政不齊其曆與象皆當脩也按漢志月有九行者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赤道二出黃道東一行考月行出入黃道為圖三十六䆒九道之增損作大衍曆五代司天考載王朴明九道

以步月作欽天曆曰九道者月軌也其半在黃道內半在黃道外去
極遠六度出黃道謂之正交入黃道謂之中交自古雖有九道之說
蓋亦知而未詳徒有祖述之文而無推步之用今以黃道一同分為
八節一節之中分為九道盡七十二道而使日月無所隱其邪正之
勢焉蓋月之出入黃道時異而日不同非渾天所能述要之極遠不
過六度則大數可知矣五星行度有遲有速金水輔日而行謂之輔
星一歲一周天火曰熒惑二歲周天木曰歲星歲易一次十二歲而
周天上曰鎮星三十歲而周天其盈縮也近日而疾遠日而遲去日
極遠勢盡而留此其大畧也或曰七政不齊則曆當脩固矣渾象亦
有脩乎曰安得無脩觀堯典與月令中星不同則黃道之交至凡七
十八年一脩矣黃道定而七政齊故曰其餘緯星自可隨其遲速以
步之也

經星或微或著

經星有微有著凡萬有一千五百二十

疏曰前漢志云凡天文在圖籍昭昭可見者經星常宿中外官凡百一十八名積數七百八十三星皆有州國官宮物類之象張衡靈憲曰星也者體生於地積成於天列宿錯峙各有適屬中外之官常明者百有二十四可名者二百二十為星上千五百而海人之占未存焉微星之數蓋萬有一千五百二十庶物蠢蠢皆得繫命晋志云武帝時太史令陳卓總其石巫咸三家所著星圖大凡二百八十三官一千四百六十四星以為定紀盖靈憲所謂常明可名之星也唐志云使者六相元太言交州望極纔高二十餘度八月海中望見老人星下列星粲然明大者甚衆古所未識乃渾天家以為常没地中者也太率去南極二十度以上之星則見盖靈憲所謂海人之占未存焉者也微星不可勝窮故舉而當諸萬物之數曰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也

南北樞以象二極

今斜倚南北樞去地高深各二十六度以象二極

疏曰王蕃曰天地之體狀如鳥卵天包地外猶殼果黃也周旋無端渾渾然故曰渾天也又曰渾象之設地當在天中其勢不便故反觀其形地為外國於已解者無異在內蓋自古作渾象皆然惟吳葛洪與宋錢樂之所作使地居於天中後之人亦不用其法蓋其勢不便也今置木櫃以為地乎蓋從古法葛洪曰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三十六度兩極相去一百八十二度半強繞北極徑七十二度常見不隱繞南極七十二度常隱不見唐志曰地三百五十一里八十步而極差一度林邑極高十七度四分周圓三十五度常隱鐵勒極高五十二度周圓百四度常見不隱然則南北極去地高深各距三十六度據陽城而言也

著赤道以定昏旦之中星

著赤道帶天之腹書二十八舍以分周天之度而昏旦之中星定矣

疏曰二十八舍者二十八宿之度數也以日月五星之所次舍故諸志亦曰二十八舍也東漢志載永元太史黃道銅儀以角為十三度

亢十氐十六房五星五尾十八箕十斗二十四四分度之一牽牛女
須女十一虛十危十六營室十八東壁十奎十七婁十二胃十五昴
十一畢十六觜三參八東井三十輿鬼四柳十四星七張十七翼十
九軫十九唐志一行大衍曆南斗二十六牛八婺女十二虛十大危
十七營室十六東壁九奎十六婁十二胃十四昴十一畢十七觜觿
一參十東井三十三輿鬼三柳十五星七張十八翼十八軫十七角
十二亢九氐十五房五心五尾十八箕十一為赤道度其畢觜觿參
輿鬼四宿度數與古不同舊經角距星去北極九十一度亢八十九
度氐九十四度南斗百一十六度牛百六度虛百四度危九十七度
營室八十五度東壁八十六度奎七十六度婁八十度胃昴七十四
度畢七十八度觜觿八十四度參九十四度東井七十度輿鬼六十
八度柳七十七度七星九十一度張九十七度翼九十七度軫九十
八度一行大衍曆用距星去北極九十三度半亢九十一度半氐九
十八度房百一十度半心百一十度尾百二十四度箕百二十度南

斗百一十九度牽牛百四度須女百一度虛百一度危九十七度營
室八十三度東壁八十四度奎七十三度婁七十七度胃昴畢七十
六度觜觿八十二度參九十三度東井六十八度輿鬼六十八度柳
八十度半七星九十三度半張百度翼百三度軫百度今用一行大
衍曆更定度數較之於古尤為精矣此所以著赤道帶天之腹書二
十八舍以分周天之度也定昏旦之中星其法尤詳舜典曰在璇璣
玉衡以齊七政鄭康成云其轉運者為璣其持正者為衡皆以玉為
之七政者日月五星也以璣衡視其行度以觀天意也馬融曰渾天
儀可旋轉故曰璣所謂衡者其橫簫也所以視星辰也璇為璣玉為
衡貴天象也日月五星皆以此度知其盈縮進退愚按二說皆謂衡
以視星辰之行度非謂以衡望璣也惟蔡邕蓋天說謂圓者為璣其
徑八尺以美玉為之懸而運之以象天之行直者為衡其長八尺以
美玉為之孔徑一寸從下望璣以視星辰唐孔穎達疏遂来蔡說謂
懸璣以象天而以衡望之轉璣窺衡以知星宿且邕謂璣為黃天懸

而運之其徑八尺盡圖列宿固已揭概管窺則亂矣況在函丈之內安用八尺之管窺之乎其說殊不可曉然則當從鄭康成馬融之說以衡視星辰之行度得之矣今求諸家之說為圖以附于後又按隋志載梁天監中祖于錯綜經注以推地中其法曰先驗昏旦定刻漏分辰次乃立表施準平之地名曰南表候日中更當立表於南表影中名曰中表夜依中表以望北極樞而立北表今參相直三表皆以懸準定乃觀三表直者其立表之地即當子午之正三表曲者當東求之又以春秋一分之旦日始出半體乃立表於中表之東名曰東表是日之夕日入西方半體又立表於中表之西名曰西表乃觀三表直者則其地處夘酉之正也南北經之東西緯之各經百有二十一尺四分尺之三規而圜之周三百有六十五尺四分尺之一以象周天之度漏刻上求正日之昏從中表之北望之以候二十八宿之先至使與南表及中表相直為中星也至明日昏時更望之星則西過一度乃移南表一度以望之又明日星復西過一度又移南表一

尺以望之至後星當表即是前星度分之盡也如是為法至三百六十五月始候之星還而當中蓋太史占候中星之法至是為特詳愚謂三衺之設善矣更當以玉衡望之其法始備。王衡之說與璇璣為二器五相為用不可闕一故舜典並言之若共為一器安得並言哉先儒皆知璇璣為渾儀玉衡為横簫然而必欲以二者合為一器則謬矣按張衡作渾天儀於密室中轉之以告靈臺觀天者皆如合符則如渾儀之轉在密室而横簫之觀在靈臺二者互相為用不可闕也至吳時王蕃制渾儀乃設游簫於中其謂之玉衡其說以為有璣而無衡者但謂之渾象不謂之渾儀此強分別也儀謂儀形法謂法象儀謂豈有二哉隋志采王蕃之說謂張衡所造止是渾象而識何承天莫辨儀象之異以為乖失此乃蔽於王蕃之新論而不解張衡等之舊制云耳所載偽劉曜光初六年孔挻作鐵儀其規有六其外四規不動其内兩規徑八尺其運動屬雙軸一闊置衡長八尺通中有孔圓徑一寸當衡之半兩旁有關各注著雙軸衡既隨内規東

西轉運又自於雙衡之間得南北低昂觀此之云玉衡在渾儀之中乃為贅悅有之無用去之無損果何為哉又載後魏晁崇所作與劉曜大同盖互相攷述也唐李淳風作銅儀其外四規不動號曰六合儀其内雙規徑八尺轉於六合之内號曰三辰儀玄樞為軸傍轉於内貫玉衡在玄樞之間而南北游號曰四游儀觀此之云與劉曜所作無以異矣一行銅儀徑四尺五寸九分玉衡長四尺五寸八分旋於軸中其制亦與劉曜相類皆附會王蕃之渾合璣衡以為一器其實無義理也王蕃之說曰渾儀以察三光以分宿度渾象以著天體以布星辰愚請更之曰衡以察三光以分宿度璣以著天體以布星辰斯二者以考於天蓋密矣如此然後昏旦之中星定也

經星可以象占

其餘經星自可因其出沒以象占之也

䟽曰上文既明北極及二十八宿之方位度數矣其餘經星謂如靈憲所載常明可名之星也方位度數既定則出沒之時可知矣出沒

秋為圖刋其小大正彼疎密依準甘石巫咸三家星位以為三圖著擂始分甄表常度并具赤黄二道内外兩規懸象著明王蕃倣次星之隱顯天漢昭回宛若穹蒼將為正範唐志李淳風以為蓋天之説天地畢高而四隤日月相隱蔽以為晝夜遶北極常見者謂之上規遶南極常隱者謂之下規赤道横絡者謂之中規。蓋天之説與渾天並行於世莫外又有宣夜之説謂天了無質仰而瞻之高遠無極眼瞀精絶故蒼蒼然也日月衆星自然浮生虚空之中其行其止遲疾任情其無所繫著可知矣若綴附天體不得不也虞喜因宣夜之説作安天論虞聳又立穹天論姚信造昕天論隋志載劉焯曰蓋又宣夜三説並驅平昕安穹四天騰沸大抵四天之説皆宣夜之遺晉志蔡邕之説曰宣夜之學絶無師法周髀術數具存考驗天狀多所違失惟渾天近得其情又曰渾天之設其來久矣綿代相傳史官禁密學者不覩故宣蓋沸騰是故儀象昭著莫如渾天其次蓋天猶有考焉至於宣夜其説無取所以世莫傳也

總論渾天之制

疏曰自古渾天之作其尺度之廣者莫如晁崇李淳風其機械之巧者莫如張衡一行古舊渾象以二分為一度凡周七尺三寸半分或曰落下閎之所作也張衡更制以四分為一度凡周一丈四尺六寸一分王蕃折衷二家以三分為一度凡周一丈九寸五分之三也宋太史令錢樂之放述吳葛衡之說鑄銅為儀使地居於天中以機動之天動而地止比古制差失亦不過以五八為一度凡周一丈八尺二寸五分大而已惟晁崇鐵儀李淳風銅儀各有內外規其內規各徑八尺凡周二丈四尺故曰尺度之應無如晁崇李淳風也錢樂之晁崇李淳風之儀雖大皆須人運非能自運也惟漢張衡唐一行渾儀各以漏水轉之衡為關戾轉撲輪蓂莢於階下隨月盈虛依曆開落程子玉稱其制作侔造化一行立二木人於平地上前置鐘鼓以候辰刻每一辰則自然撞鐘每一刻則自然擊鼓皆於櫃中關鎖相持此運雖同而遲速各異使臣稱其妙過前古無幾銅鐵亦澁不能

之時定則其跡密鱗次之象皆可按圖而占之矣舊經文昌二星在輿鬼四星在東井北斗樞在七星一度璇在張二度璣在翼二度權在翼八度衡在軫八度開陽在角七度杓在亢四度天關在黃道南四度天尊天棓在黃道北天江天高狗國外屏雲雨虛梁在黃道外天囷土公吏在赤道外上台在東井中台在七星建星在黃道北半度天苑在昴畢王良在壁外屏在觜觿雷電在赤道外五度霹靂在赤道外四度八魁在營室長垣羅堰當黃道唐一行測文昌四星在柳一星在輿鬼一星在東井北斗樞在張十三度璇在張十二度半璣在翼十三度權在翼十七度太衡在軫十度半開陽在角四度少杓在角十二度少天關天尊天棓天江天高狗國外屏皆當黃道雲雨在黃道內七度虛梁在黃道內四度天囷當赤道土公吏在赤道內六度上台在柳中台在張建星在黃道北四度半天苑在胃昴王良四星在奎一星在壁外屏在壁雷電在赤道內二度霹靂四星在赤道內一星在外八魁五星在壁四星在營室長垣在黃道北五度

羅堰在黃道北凡圖星辰之象其法有二一曰渾天其元如丸一曰
蓋天其元如蓋渾天奎象天體蓋天南方之度反濶所以不類漢末
揚子雲難蓋天八事以通渾天其後桓譚鄭玄蔡邕陸績各陳周髀
之違周髀即蓋天之說也其本包羲氏立周天歷度其所度則周公
受於殷商周人志之故曰周髀髀股也股者表也其言天之居如倚
蓋極在天之中而今在人北所以知天之形如倚蓋也天旁轉如推
磨而左行日月右行隨天左轉譬之蟻行磨石之上磨左旋而蟻右
去磨疾而蟻遲故不得不隨磨而左廻焉此其說亦可取又謂日朝
出陽中暮入陰中夏時陰少故日長冬至陰多故日短此則䟽而未
詳也愚謂今之星圖凡可以鏝木勒石者皆蓋天之遺也運天不可
以鏝木勒石亦有以二分二至為四圖而鏝木勒石者反不如蓋天
之圖歸一然則是蓋天渾天之說可以並行之也惟是蓋天之圖南
方之度當狹而反濶其星當密而反䟽亦勢不得不爾觀者以意會
之可也按隋志高祖平陳得善矣官者周墳乃命參校周齊梁陳官

自轉故曰萬機千械不足以盡之也大抵渾天之設欲知日出沒之
時某星於見某星當中某星已沒如斯而已矣以水運之當昏而日
未沒或未昏而日沒則如之何未免節其漏水以求其齊孰若以人
運之及齊而止不亦易且簡乎蓋渾儀以刻漏不同刻漏遂刻候之
故不可以人運渾儀推昏旦候之日中及夜中皆不候故不必以水
運則機械之巧可以已矣不然自衡與一行之外為渾儀者衆矣何
為皆不以水運也且王蕃言張衡渾天儀為器傷大難可動移一行
言李淳風黃道儀法頗難述遂致寢廢然則為茲器者非不務為簡
易也蓋患夫星辰之稠概焉耳愚采古法作小渾天書星名而不盡
其象所以著易簡之理也以一分為三度象太極函三之道徑四寸
有奇以象四時周一尺二寸有奇以象十二月其奇以象閏故曰舉
其綱而知衆目之隨則是亦足矣本其綱者謂中星正而萬有一千
五百二十之星皆正也於戲以天地之大而述之以四寸之儀天地
之道可運之掌矣愚作渾象而患夫器之不能常存也又為之圖圖

亦豈能常存矣當明其理至於理則無時而不存矣中庸曰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又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宋朝太平興國中命巴人張思訓創渾儀大率依倣一行之法激水運以加以樓數層高丈餘以藏關柱冬月用水銀代水以防凝澁撞鍾擊鼓之外復有搖鈴執牌之報太宗詔置於文明殿題曰太平渾儀自思訓死機繩斷壞無復知其法制者至道中韓顯符皇祐中周琮及熙寧元豐所造渾儀皆不以水運以是知機械之巧可以已也元祐初吏部尚書蘇頌舉吏部守當官韓公廉更造渾儀復用水運著新儀象法要三卷藏之太史謂水運者為渾天儀不以水運者止曰銅候儀其說以至道皇祐熙寧新舊渾儀當特翰林天文院及太史局所用皆是銅候儀不得為渾天儀蓋信用韓公廉於尚機巧之過非通論也其制木閣五層司辰擊鼓搖鈴執[redacted]役於閣內皆依倣張思訓之舊兩極內置直距直距中夾望筒使南北低昂旋運持正窺七人皆因循一行之法以望筒在渾儀腹中實無所

用也乃出新意使望筒常指日日體常在筩竅中所謂窺測七曜者
如是而已矣且望筒果能於渾儀中窺則七曜又何用臺上測驗哉
今必使人於其旁驗星在之次與臺上測驗者相應以不差為準是
窺測七曜者常在臺上不在望筒也由是觀之望筒當設於司天臺
上不當在渾天腹中明矣。或問劉智云渾天之制周制衡管用考
三光之分所以揆正宿度準步盈虛者也自王蕃以來孔挺淳風一
行張思訓韓公廉所造皆周旋衡管於渾天腹中窺測七曜今曰衡
管在渾儀之中乃為贅物何以知其無窺測之用乎曰窺測七曜者
當在露天空曠之中其衡管之下必通人來往窺測今淳風議置之
凝暉閣一行儀置之武成殿張思訓儀置之文明殿韓公廉儀置之
集英殿皆在禁中又作版屋覆之其儀表裏衡管在三重之中
周旋遮蔽載以龍柱鼇雲充塞其下不通往來以是知其無窺測之
用也且衡貴持正以定觀動今使隨規東西運回又自於雙軸之間
得南北低昂其勢揺揺然靡所定正是動中之動也安取持正之義

乎此所以知其無窺測之用也

總論七政之運行

粤自混元之初七政運行歲序變易有象可占有數可推由是曆數生焉夫日月星辰有形而運乎上者也四時六氣無形而運乎下者也一有一無不相爲侔然而二者實相撿押以次歲功蓋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回于天此有形之運於上而成歲者也五日爲候三候爲氣六氣爲時四時爲歲此無形之運於下而成歲者也混元之初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運珠自此運行迨今未嘗復會如合璧連珠者何也蓋七政之行遲速不同故其復會也甚難中之行天也一歲而一周月之行天也一月而一周歲星之周也常以十二年（世俗以年爲歲者蓋本於此）鎮星之周也以二十八年熒惑之周也以二年惟太白辰星附日而行或速則先日或遲則後日速而後日昏見西方遲而後日晨見東方要之周天僅與日同故亦歲一周天焉夫惟七政之行不齊如此此其所以難合也世之觀漢史者見其論太初曆之家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而遂以謂五

星會於太初之元年殊不知此乃論太初曆之周容推而上至於焜元
之初其數之精無有餘分故有是言在太初之年實未嘗如合璧如連
珠也何以言之五星之會常從鎭星五星之行鎭星最遲故諸星從之
而會以曆攷之漢高祖之元年五星聚于東井蓋鶉首之次也自高祖
元年至太初元年凡百有年也鎭星二十八年而一周當是之時鎭之
周天蓋已三周而復行半周有餘凡八次矣進在元枵之次安得有日
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起於牽牛之初乎牽牛星紀之次也夫日舒而月速其
相會也以速而及舒月之會日常以二十九日半強而相及半強謂四百四十九
分也蓋月行速而日行遲故也是故一歲之周凡十有二會焉以其序而
言之十有一月會于星紀之次十有二月會于元枵正月會訾娵二月
會降婁三月大梁四月實沈五月鶉首六月鶉火七月鶉尾八月壽星
九月大火十月析木夫會則為晦晦而復蘇明於是平生焉是之謂朔
月之行速漸遠於日以周天言之其日近也九十一度有奇其遠於日
也二百七十四度有奇是之謂近一遠三謂之弦此蓋謂上弦也其行

上遠而與日對去日百八十二度六十三分有奇是之謂相與為衡分
天之中謂之望蓋日與月相望故也其行過中迷於日也二百七十四
度有奇其近日也九十一度有奇亦謂之近一遠三謂之弦此蓋下弦
也上弦在於八日下弦在於二十二日望在於十五日此其常也上弦
或進則在七日或退則在九日下弦或進則在二十一日或退則在二
十三日望或進在十四日或退在十六日此皆其變也

群書考索卷十七 畢

別集

群書考索卷十八

別集

山堂先生章　俊卿　編輯
建陽知縣區　玉　刊行
邑人蕭　泗　校正

○人臣門

三公

仲山甫以冢宰兼太保

問烝民詩解云仲山甫盖以冢宰兼太保何以知之曰其言式是百辟則是為宰相可知其曰保茲天子王躬是保則是為太保可知此正召康公之舊職文公

禹以司空行宰相

禹以司空行宰相事汝平水土則是司空之職惟時懋哉則又勉以行百揆之事同前

後世官職紊雜

三公三孤以師道輔佐天子本是加官周公以太師兼冢宰召公以太保兼宗伯是以加官而兼宰相之職也後世官職盡紊今遂以三公三孤之官如階官貼職之類不復有師保之任論道經邦之責矣舊来猶是文臣之有勳德重望者方得除此以其有輔教天子之名故也後世或以諸王子或以武臣為之既是天子之子與武臣豈可任師保之責邪訛謬承衣不復之正祖宗之法除三公三孤者必須建節加檢校太子少保少師之類然後除開府儀同三司既除開府然後除三孤三公南渡以来如張韓劉岳諸武臣猶是如此今則不然既建節後便抹過檢校徑除開府至三孤三公矣

宋朝除授之制

文官自金紫光祿大夫補特進開府儀同三司然後加三公三少如富韓諸公是如此宋朝置三太三少官而無司徒司馬司空之三公然韓杜諸公有兼司徒司空又有守司徒司空者皆不可曉神宗贈韓魏公尚書令今後世不得更加侍中中書以為制蓋已前贈者皆是以中書

令兼尚書令神宗特贈尚書令者其禮極重宋朝惟韓魏公同上

古者以道義輔君

周官乃孔氏書說得三公三孤六卿極分明漢儒皆不知只見伏生書多說司徒司馬司空遂以此為三公不知此只是六卿之半武王初是諸侯故只有此三官又其他篇說此三官者皆是訓誥諸侯之詞如三郊三遂亦是用天子之半伏生書只顧命挑得三公三孤六卿齊整如曰太保及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召公與畢公毛公是三公芮伯彤伯衛侯是三孤太保是冢宰芮伯是司徒衛侯是康叔為司冦所以康誥中多說刑三公只是以道之傳保王者無職事官屬却下行六卿事漢時太傅亦無官屬○書說

後世置兼官之失

古者諸侯之國只置得司徒司馬司空三卿惟天子方得置三公三少六卿牧誓立政所說周家是時方為諸侯故不及三公三少及周官篇所說則周是時已得天下矣三公三少本以師道傳佐天子之是加官

周公以大師兼冢宰召公以太保兼冢宰是以加官而兼宰相之職也後世官職益紊今遂以三公三少之官爲階官不復有師保之任論道經邦之責矣書說

三省

三省始於漢魏

侍中中書尚書三省起於何時侍中漢時置多是侍衛人主或執唾壺虎子之屬行幸則從參錯於宦官之間其初職甚微緣日與人主相親故浸以用事而權日重尚書只是管開拆群臣書奏又云宰相如州府之都吏尚書如開拆司管進呈文字凡四方奏狀皆由之以達其初亦甚微只是如今之尚食尚衣尚輦尚藥之類亦緣居中用事所以權日重漢武帝遊宴內庭以外廷遼遠故置中尚書以宦者爲之久與人主親狎故其權愈重後來洪恭石顯皆以中尚書居中用事而擅權也及光武即位政事不任三公而歸臺閣即尚書閣即禁中也三公皆擁虛器凡天下事盡入中尚書行下三公或又不經由三公徑行下九卿而三公之權反不如九卿矣所

以漢世宦者弄權用事曹操開魏王府未敢即擬朝廷置中書遂置祕書監及篡漢遂置中書監所以荀勉由中書遷尚書監人賀之勉曰奪我鳳凰池諸君何賀邪蓋尚書又不如中書之居中用事親密也問侍中是時為何官曰黃門監即今之門下省也左右散騎常侍皆黃門監之屬也問省字何義曰省即禁也以前謂之禁避魏元后父諱遂為省猶今言省中禁中也書説

唐及宋朝體統分合

唐初每事先經由中書省中書做定將上得旨再下中書中書付門下或有未當則門下急駁又上中書中書又將上得旨再下中書中書又下門下若事可行門下即下尚書省尚書省但主書填奉行而已故中書之權獨重宋朝亦最重中書蓋以造命可否進退皆由之也門下雖有繳駁依舊經由中書故中書權獨重及神宗皇帝倣唐六典三省皆依此制而事多稽滯故渡江以來執政事皆歸一獨諸司吏曹二十四曹依舊分頭各屬三省吏人自分所屬而其上之綱領則不分也舊時三省事各自由

不相侵越不相聞知中書自理會中書事尚書自理會尚書事門下自理會門下事如有除授則宰執同共議定當筆宰執判過中中書吏人做上去再下中書中書下門下門下下尚書尚書行給舍繳駁猶州郡行下事須幕職官僉押如有不是得以論執中書行下門下省用門下省官屬僉押事有未當則官屬得以執奏

文公語錄

宰相

在公進賢退不肖之心

宰相只是一箇進賢退不肖若着一毫私心便不得前輩嘗言做宰相只要辨一片心辨一雙眼心公則能進賢退不肖眼明則能識得賢不肖此兩言說盡做宰相之道只怕其所好者未必真賢其所惡者未必真不肖耳同上

今日只用牢籠之術

今之為相者朝夕疲精神於應接書問之間更何暇理會國事世俗之論遂以此為相業然只是牢籠人住在那裏今日一見明日一請或往

半年周歲或住數月必不得已而後與之其人亦以為宰相之顧我厚令我得好差遣而去賢愚同滯舉世以為當然有一二爲善欲分别善惡杜絶干請分諸門於部中已得以免應接之煩稍留[illegible][illegible]事則人爭非之矣同上

天官統六卿之職

周之天官統六卿之職亦是提起大綱至其他卿則一人理一事然天官之職至於閽寺宮嬪之大魚鹽之屬無不領之同上

天官之職非大其心者不能為

天官之職是總五官者若其心不大如何包得許多事且冢宰內自王之飲食衣服外至五官庶事自大至小自本至末千頭萬緒若不是大其心者區處應副事到面前便且區處不下況於先事措置思患預防是多少精神所以記得此復忘彼同上

人主之職在論相

人主以論相為職宰相以正君為職二者各得其職然後體統正朝廷

尊天下之政必出於一而無多門之弊苟當論相者求眞適已而不求其適已而不求其正已取其可愛而不取其可畏則人主失其職矣當正君者不以獻可替否為事而以趨和承意為能不以經世宰物為心而以容身固寵為術則宰相失其職矣二者交失其職是以體統不正綱紀不立而左右近習皆得以竊弄威權賣官之獄使政體日亂國勢日卑雖有非常之禍伏於冥冥之中而上恬下熈亦莫知以為慮者光宗朝乙酉擬上封事○文公

宰相天下之紀綱

一家則有一家之紀綱一國則有一國之紀綱若乃鄉總於縣縣總於州州總於諸路諸路總於臺省臺省總於宰相而宰相兼統衆職以與天子相可否而出政令此則天下之綱紀也

輔相當選剛明正直之人

選任大臣必得剛明公正之人而後可其所以常不得如此之人而反容鄙夫之竊位者非有他也直以一念之間未能撤其私邪之蔽而燕

好之私便嬖之流不能盡由法度若得剛明公正之人以爲輔相則恐有妨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選論之際常先挑擯此等寘之度外而後取凡疲懦軟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而揣摩之又於其中得其至庸極陋決可保其不至於有所妨者然後舉而加之於位是以除書未出而物色先定姓名未顯而中外已逆知其非天下第一流矣

大臣慮四方

客有爲固始尉言淮甸無備甚先生曰大臣慮四方若位居宰相也須慮周四方始得如今宰相思量得一邊便全然掉却那邊如人爲一家之長一家上下也須常常都繫挂在自家心下始得 文公

宰相擇長官長官擇具僚

方今朝廷只消置二相三參政兼六曹 如吏兼禮戶兼工兵兼刑 樞密可罷如此則事易達又如宰相擇長官長官却擇具寮今銓曹注擬小官繫則而又不能擇賢便每道只令監司差除亦好每道仍只用一箇監司 同上

今日立對之非

古者三公坐而論道方可仔細說得如今莫說教宰執坐然奏對之時頃刻即退所有文字懷於袖間只說得幾句便將文字對上宣讀過那得子細指點且說無坐位也須有箇案子合開展在上指書利害上亦知得子細看如今頃刻便退君臣如何得同心理會事同上

當以進賢退姦為職

夫杜門自守孤立無朋者此一介之行也延納賢能黜退姦險合天下之人以濟天下之事者宰相之職也奚必以無黨者為是而有黨者為非哉文公與留丞相書

廣資天下之才

今者進位於輔相之列則所資於天下之才者益衆而所進退於天下之才者益重若但以前日進退官屬者取之恐天下之士所以望於明公者有未厭也同上

正心以正君

願深考聖賢所傳之正非孔子子思孟程之書不列於前晨覽夜覽窮
其旨趣而反諸身以求天理之所在既以自正其心而推之以正君心
又推而見於言語政事之間以正天下之心則明公之功名德業且將
與三代王佐比隆而近世所謂各相者其規不盖不足道 文公與汪尚書

正己以正人

廣引人才勤政已開使凡政事之出於我者無一疵之可指則主以正
君下以正人將無所求而不得如其不然則事之小不正者積之之多
亦足以害吾之大正使吾大至剛之氣日有所屈於中而德望威名日
有所損於外是則且將見正於人之不暇尚何望其能有正君定國之
功哉 文公答梁丞相書

勤勞以執政

况今祖宗之讎耻未報文武之境土未復主上憂勞惕厲未嘗一日忘
北向之志而民貧兵怨中外空虛綱紀陵夷風俗敗壞政使風調雨節
時和歲豐尚不可謂之無事况其饑饉狼狽至於如此為大臣者乃不

愛惜分陰勤勞庶務如周公之坐以待旦如武侯之經事綜物以成上意之所欲為者顧欲從容偃仰玩歲愒日以僥倖目前之無事殊不知如此不已禍本日深文公上宰相書

盡公以斷事

於天下之事有可否則斷以公道而勿牽於內顧偏聽之私於天下之議論有從違則開以誠心而勿誤以陽開陰闔之計則庶乎德業盛大表裏光明中外遠邇心大誠服文公與留丞相書

當有度量心術

有度量則宜有以容議論之異同有心術則宜有以辨人才之邪正欲成天下之務則必從善去惡進賢退奸然後可以有濟文公答周益公書

相天下者猶梓人

梓人委群才會衆工左執引右執杖而中處焉彼斧者奔而右鋸者趍而左斤者聽刀者削其不勝任者退之大廈既成則書其姓字凡執用之工不在列亦猶相天下者條其紀綱而盈縮焉齊其法制而整頓焉

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能者進之不能者退之然後相道得而萬國理矣天下舉首而望曰吾相之功也後之人循跡而慕曰彼相之才也其執事之勤勞而不得紀焉鄭文

為相規模

陳平之所以宰社者宰天下也曹參之所以相齊者相天下也鄭季漢論

宰相職在任人

用一人當天下受其福否則或受其禍用一人當天下合而譽之否則共指而嫉之用一人否與當未可知也相與語曰某由於其所嫉也一人焉顯拔於上或曰某之才無以異於我也何以先我而甄用乎一人焉失職於下或曰某之才過人如此遠慮是也何獨流落不遇乎舉天下禍福慘舒毀譽恩怨之端一歸之相萬貨之低昂不同價而相為之權衡萬口之鹹酸不同嗜而相為之劑量萬形之妍醜不同狀而相為之氷鑑也此固狥權喜勢之所貪而愛天下者之所深思極慮而不可易也鄭注

得人才不若得一相

夫得百騏驥不若得一伯樂得百太阿不若得一甌冶百騏驥有時而瘠劣百太阿有時而毀鈌若伯樂甌冶存則舉天下之良馬良劍何求而不得哉房魏二公太宗之伯樂甌冶也當文皇時天下賢士大夫一才一能畢登於朝亦由二公啓沃薦引於上而任用之所以能稱其職而世之談良相者止曰房杜而不曰房魏者何哉房喬起於佐命平定天下輔成太平二十餘年百度脩舉其功固大矣如晦與房喬與掌朝政其功不及房矣魏公得用知無不為政事小大罔有不論正觀太平之功魏公之功最居多而言者不曰房魏而曰房杜者當太宗即位之初房杜執政天下喜見太平之功及天下已久天下之人酣樂太宗之德化而功不復歸於臣下是庖人調鼎而不可食之時也故世不曰房魏焉然迹其行事考其實效魏公才智在杜之上而規模顯於房故曰房魏二公太宗之伯樂甌冶也唐史發潛

宰相所以平天下

伊尹之相湯曰阿衡周公之相周曰太宰衡者所以權萬物之輕重而歸於平宰者所以制百樂之多寡而適於和惟其和平而已秦少游

宰相當擇之以精任之久

昔者三代之相伊尹傅說周公之徒皆終身而不易蕭何相漢以終身為未足使擇其自代者故海內以安是以知宰相之任擇之不可不精任之不可不久也魯叔父論

政權不可不在宰相

政權不可一日不在朝廷不在朝廷則在臺閣不在臺閣則在宮闈在朝廷則治在臺閣則亂在宮闈則亡國家之興亡治亂皆本諸此田蚡招徠賓客薦進人才起家至二千石在當時固不免專權之失使武帝以蚡所用多非其人則選擇一相委任責成亦奚不可奈何帝不能自欲攬威福之柄歸之一已然聰明有所不逮則耳目必有所寄故置加官及尚書之屬自此宰相之權愈輕矣陳季雅

宰相當公心用賢

雀祐甫舉吏無間親舊不亦賢乎然一人之親舊有限而天下之才無窮宰相之職朝夕為天下求才焉考民謠聽士論瑩心鑑以待之則四海九州皆吾兄弟也又何拘親戚而始悉其才行耶石唐發揮

大臣以身主天下之議

昔慶曆初間仁祖厭西師之久民罷用懲忠正百度以脩太平是時罷磨勘以別能否減任子以除濫官易監司以澄汰群吏者以范文正公主之耳熙寧初神宗以大有為之志欲理財治兵強中國以威四夷是時制置條例更張法度一新當世之務以荆公主之爾元祐初宣仁知百姓困於新法之不便欲復祖宗之制以與天下休息是時黜聚斂深刻之吏力引元老以洗除新法以温公主之爾范公處黨習方興之際而欲塞小人僥倖之路力如此其難也荆公當衆君子交攻力争之際而獨持勝紹述之論以議其後變如此其難測也然范公慨然獨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為己任荆公自謂人臣不當避天下之怨使怨皆歸己然後為盡忠於國温公急於救患難以國事未有訢

付為急雖荆公用心過差矣世述道不可班二公要之皆不以得喪毀譽死生一動其心然後能以其身任天下之責力主其議而無所畏避也鄭是

僕射中書尚書名義

禮曰僕人師扶左射人師扶右即周官太僕之職君薨以是舉僕射之名蓋起於此以其朝夕親近人主後世承誤輒失其真遂以為宰相之號如侍中中書令尚書令亦是如此侍中秦官漢因之多是侍衛入主行則參錯於宫門之間其初猶以儒者為之如武帝時孔安國為侍中嘗掌唾壷是也以其日與人主相親故侵以用事尚書是掌群臣書奏如州郡開拆司管進呈文字凡四方章奏皆由之以達其初亦甚微只如尚衣尚食尚輦尚藥之類亦縁居中用事所以權重中書因漢武帝遊宴後庭云外庭遠始用宦者典事謂之中書謁者置令僕射元與人主親狎故其權愈重元帝時洪恭為令石顯為僕射嘗權傾内外及光武即位政事不任三公而盡歸臺閣三公皆擁虚器凡天下之事盡入於中書

凡見後漢群臣章奏首云臣某奏言尚書猶今言上書殿下陛下之類雖是不敢指斥而言亦足以見其居要地而秉重權矣當時事無巨細皆是尚書行下三公或不經由三公徑下九卿故在東漢時不惟尚書之權重九卿之權亦重者此也曹操開魏王府未敢即倣朝廷建官但置祕書令簒漢之後始改為中書監以其素承寵任故荀勉自中書遷尚書監人賀之勉曰奪我鳳凰池諸君何賀耶西漢時中書之權重東漢時尚書之職重至此則中書之權復重而尚書之權漸輕矣 文公語錄

百揆朝官之長

周官言內有百揆四岳則百揆是朝廷官之長四岳乃管領十二牧者也四岳通九官十二牧為二十有二人則四岳為一人矣 同上

古今兼官之制

禹以司空宅百揆猶周以六卿兼三公今以戶部侍郎平章事 同上

虞周皆是兼官

問禹自司空宅百揆曰是以司空宅百揆如周之以六卿兼三公也舜

之言曰汝平水土是說司空事惟時懋哉是說百揆事同上

宋朝官制沿革之因

舊制門下省有侍中有門下侍郎中書省有中書令中書侍郎改官制神宗除去侍中中書令只置門下中書侍郎後併尚書左右丞門下中書侍郎四員為參政官或云始者昭文館大學士兼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富鄭公等為之後改為左右僕射則蔡京王黼首居是選及改為左右丞相則其人等為之名愈正而人愈不逮前亦何損名事曰只是實不正使名既正而實亦正豈不尤佳又曰人言王安石以正名之說立致禍亂且正名是孔子之言如何便道王安石說得不是使其名果正豈不更佳同上

執政

執政偏私之過

蔡元道所為祖宗官制舊與他只懲創後來之禍皆歸咎祖宗不合經改官制遂事事以祖宗官制為是便說此是百王不可易之大典殊不

知後来所以放行踰越任用小人自是執法者偏私可闢改官制事如武臣諸節度副總管諸使所以恩禮隆異俸給優厚者盖太祖初奪諸鎮兵權恐其謀叛故置諸節度使隆恩異數極其優厚以收其心而杜其異志及太宗真宗以後則此輩或已老死又無兵權後来除授者自可殺其禮數減其俸給降其事權而猶襲一時權宜苟且之制為子孫不可易之常典豈不過甚然祖宗時放行極艱其選不過一二人二三人後来小人用事凡宰相除罷及武臣寵倖臣者之徒無不得之實法制不善有以啓之耳及經變故乃追咎輕越祖宗法度之過殊不知此既開其可入之塗彼孰不為可入之塗以求合乎文公語録

樞密使

宋朝因仍五代舊制

檢校開府以上便得文官文臣為樞密使樞密直學士者蔭子反得武官如富鄭公家子弟有為武官者是也五代以武官為樞密使武臣或不識字故置樞密直學士令文臣為以輔之故奏子皆得武臣宋朝因

而不發（文公語錄）

有黨兵名無發兵實

宋朝祖宗積累之深無意外倉卒之變惟無意外之變所以都不為意外之防且如而今樞密號為典兵倉卒之際要得一馬使也役討廝今樞密要發兵須用去御前畫旨下殿前司然後可發若有緊急事變如何待得許多節次漢三公都帶司及將軍所以倉卒之際使出得王立得事扶得傾危今卒然無意外之變若或有之樞密且倉卒下手未得（同上）

今無寇忠愍高武烈之倫

任國政者不聞有寇忠愍之謀典宿衛者不聞有高武烈之請使諸將惰心三軍解體虜騎横突深入兩淮兵火而敵益強事急而粮已匱於戒嚴未及兩月而募兵科借之禍已民矣（文公與黃樞密書）

侍從

從班賢否雜用之弊

從班之中賢否猶雜至有餘歲緘默不聞一言以裨聖聽者顧亦隨導逐隊排連積補其傑黠者乃敢造為飛語立攟議於臣前所陳者而宰相畏其兇焰反挑公議而從之臺諫亦不敢聞於陛下以請其罪蓋其為患日久矣孝宗朝戊申封事○文公

朝廷輕侍從之失

夫以至庸之材當至輕之任雖名為大臣而其實不過供給唯諾奉行文書以求不任事[redacted]坐資給如吏卒之為而已求其有以輔聖德裨聖政而振紀綱不待智者而知其必不能也下此一等則惟有作奸欺植黨與納貨賂以濁亂陛下之朝廷耳蓋自其為臺諫為侍從而其選任如此其後又擢其尤碌碌者而登用之亦無怪乎常不得天下之賢材而屬任之也仝前

當遴選醇儒

國家設官分職以熙庶事其遷進之序選用之方雖甚細微莫不有法而況次對之官班通禁近其自內而除者猶有歲月之限在外而擢者

史以勞効而陞從昔以来未甞輕授至於經帷則又御開帝學在今茍
政尤所當先必得醇儒使任其職然後有以發揮道要感格君心大明
謹始之規以為出治之本尤不可以不遴其選也寧宗朝辭免奏狀○文公

給舍

後省封駁之職

納官之言如漢侍中今給事中朝廷詔令先過後省可以封駁語錄○文公

給事中給事外

給事宋初置時蓋欲其在內給事或差除有不當用捨有不是使要在
上面安頓了不欲其宣受於外令則不然或有除授小報纔出應遠近
皆知給舍方繳駁乃是給事外也仝上

公議所在

君雖以制命為職然必謀之大臣參之給舍使之僉議以求公議之所
在然後揚于王庭明出命令而施行之孝宗朝戊申封事○文公

宰相擬士為給諫

宰相得以盡其猷可替否之志而行其經世宰物之公而又公選天下直諒敢言之士使爲臺諫給舍以參其議論使吾腹心耳目之寄常在於賢士大夫而不在於群小陟罰臧否之柄常在於廊廟而不出於私門如此而主威不立國勢不強綱維不舉刑政不清民力不裕軍政不脩者臣不信也光宗時己酉封事　文公

臺諫

當用天下第一流

今則所謂負剛大之氣者且先一筆勾斷秤停得到第四五等人氣字厭厭布列臺諫如何得事成故其向謂姓名未出而內外已知其爲非天下第一等流矣文公語錄

言事當勇

蕭果卿初除御史虞丞相意也人或賀之蕭喟然曰彼見吾憒憒然我不能言而以是處我也其輕我甚矣不數日首論其黨遂并攻之論者服其勇云文公與張元善書

宰相當主言責

前年逐二諫官去年逐一御史近聞又逐一諫官矣上下不交而天下將至於無邦丞相不此之慮而慮士大夫之為黨其亦誤矣（文公與留丞相書）

出諫臣非美事

忠士大夫以言見逐非國家美事深使幽隱之賢難自進耳（文公答荷友之）

臺諫緘默之過

其有初自小官擢為臺諫三四年間趨和承意不能建明一事則年除歲遷至極其選（孝宗朝戊申封事○文公）

是非不敢言

蓋事理只有一箇是非今朝廷之上不敢辨別這是非如宰相固不欲逆上意亦不欲忤宰相意今聚天下之不敢言是非者在朝廷又擇其不敢言人甚者為臺諫習以成風如何做得（文公語錄）

漢唐臺諫抗直

漢唐時御史彈劾人多抗聲直數其罪於殿上又如要劾某人先撈於

門下直指其名不許入朝這須是如此如今要說一事要去一人千委
萬丐多方為計而後敢說說且不盡上同

諫身過不若諫心過

諫君過臣子之下策也未自古聖主明王曷嘗不倚諫臣以排其過令乃以諫過為臣子之下策無乃鉗忠臣之口絕義士之舌使上之人飾非而拒諫歟曰非也過固人主之不免諫亦人臣之當為然遏水於滔天之後孰若遏之於涓涓之始撲火於燎原之時孰若撲之於熒熒之微後之諫臣能諫人主之身過而不能諫人主之心過夫身過之過自心過之過微自其微而絕之則易及其白而察之則難皐夔之吁咈伊傅之警戒未嘗俟其君之過昭灼于外而後言也著藥之瞑眩以勤而絕之矣而人有德義以澆其內禮法以繩其外是以無汙輪之勞無牽裾之諍無折檻之叫而人主之過已潛消於冥冥之中矣後世之君固有志於唐虞三代之君然知正君之身而不知正君之心知淑君之政而不知淑君之德是以制誥之差賞罰之謬刑法之酷暴于中外然後

紛紛紜紜爭以[redacted]白簡之彈至于數十章皂囊之上至于數十言吁

亦晚矣楊同父

諫臣抑宰相

陽城欲壞白麻而德宗不相裴延齡李丼欲裂詔書而文宗不相鄭注

誠齋

諫臣當在左右

天子所尊而聽者宰相也然接之有時不得數日久矣唯諫臣隨宰相

入奏事奏已宰相退歸中書盖常然矣至於諫官出入言動常朝綫取

早暮相親未聞所當退也如此則事之得失早思之不待暮以言可也

暮思之不待越宿而以言可也不諭則極辨之可也屢進陳之宜莫若

此之詳且實也雖有邪人庸人莫得而一焉今諫官之見亦有間矣其

不能朝夕上下人亦明矣禁中之與居婦子而已耳捨是則詩人而已

耳庸者邪者而已其於寘寘之間議論之際豈不易行其間哉如此則

吾見今日兩府諫官之危而未見國家天下之安也曾南豐

御史責人亦當自責

責人非難責己爲難御史責人者也將相大臣非其人百官有司失其職天下之有敗法亂紀眼纔蒐慝者御史皆得以責之然則御史獨無責乎孰居其位有所不知知之有所不言言之有所不行行之而君子病焉小人幸也此御史之責也御史雖不自責天下得以責之惟其不難於責己則施於責人能稱其任矣曹華

御史

君有佚豫失德悖亂亡道荒政咈諫廢忠慢賢御史府得以諫責之相有依違順旨蔽上罔下貪寵忘諫專福作威御史府得以糾繩之將有兇悍不順恃武肆害玩兵棄戰暴刑毒民御史府得以彈劾之君至尊也相與將至貴也且得諫責糾劾之餘可知也石守道

一臺之重

夫骨鯁介特謇諤自立讜言直氣不畏強豪者之爲御史故一臺之望足以儀四方也一臺之威足以繩百僚也一臺之屬足以振萬事也一

臺之貴足以重朝廷也故國家有大蠹可得而去也郡國有大姦可得而按也天下之大利害生民之大休戚百官之大廢置羣吏之黜陟皆得督視而劾聞焉

重臺諫

古人設官必重臺諫之權者非重臺諫也重臺諫所以重朝廷也在漢光武時與百官絕席而當時號獨坐者在唐憲宗時有使百官避道而當時號為龍街者夫入也而使而官絕席出也而使百官避道是果何意哉豈非重其權所以使人有畏耶 蘇總龜

臺諫權輕人無畏心

今日之所恃以折天下奸雄之心者亦固有在然不可以輕其權而使人無畏心人而至於無所畏則亦何所不至夫朝廷欲自便而以臺諫為長貟官吏無所憚而以臺諫為文具則亦何以臺諫為哉蓋古者譏訶之權在臺諫而後世進退臺諫之權在權貴夫人之所望拔擢而進者固奔走之不暇惟所欲言則借臺諫之重以言之惟所欲去則假臺

諫之權以言之事有關於權貴者亦爲立仗馬而已至於今日而一章明日而一疏不過以細譏責天下之士以滹刻恐天下之吏闒門之細抉鄉黨之微累纇絫瑣屑徒厭人聽夫是以所言皆權貴之所指所去皆權貴之所忌昔先朝有爲臺官者上謂之曰朕不欲臺諫奉行宰相風旨則對曰臣非惟不欲奉行宰相風旨亦不欲奉行陛下風旨壯哉斯言臺諫皆若而人也則臺綱之不振無是理也同上

侍臣諫臣

負紫荷橐夾玉皇香案以備清問之顧問者天子之侍臣也簪獬豸冠攖萬乘龍鱗以張天下之膽目者天子之諫臣也朝廷清明公道振立則一政事之得失不獨諫臣能言之而侍臣亦能言之一用舍之當否不獨諫官能規之而侍臣亦皆規之同上

監司守令

監司不可過爲寬厚

今爲一路之州縣不知其幾爲州縣之官吏不知其幾州則守也倅也

下於此則曹掾也縣則令也丞也下於此則簿尉也天下之人不能皆
無能皆不肖某人何人也仁可以治民也才可以辨事也廉可以率俗
也吾舉之吾若用之夫烏乎而不勸某人何人也貪汚也闒茸也哀斂
以奉上位也奸巧以媚要勢也吾按之吾君黜之夫烏乎而不警一言
而人以為勸一言而人以為警夫是以無負於風采之寄今且不然所
舉之人某為親舊也某為權勢也一歲之中被按者凡幾州縣之所歷者
凡幾以謾不可校之簿書與夫不切之訟牒紛乎其前彼其心雖知其
吏之不法而當按則曰某人某之子弟也某人某之親故也某人某之
所嘗屬託也吾何忍按焉人且從而稱之曰是寬厚長者之為監司者
也夫寬厚長者固士大夫之美名而為天子風采之任則亦何用乎此

同上

遠地之守當擇

廣南之地去京師尤遠瘴癘蠱毒種種織悉內地之人南轅越嶺不啻
斥逐必罪戾辱庸不得已而後膺其選而又地產珍奇掌握之物尤富

數世疆域曠邈按察稀臨宮闕萬里赴訴莫及則無聊俏訟之人何憚
而不為彌乎歷盡交廣之間民獠多叛職由此也賈父來晚之歌尹來
殺我之謠人情大可見矣選任守臣可不戒哉 昊

善政所感

政之善惡有感於物者亦有感於人者蝗避中牟鳳集潁川九江得人
而去猛虎潮陽得人而去鰐魚善政感物者也宋以王渙而通渠以李
嵬而賤育李魁則姜魚來有薛公則魚鹽至善政感人者也

二千石善政

吾聞風行於上而水波此天下之至文仁形於心而民服此天下之善
化豈可以多為令而病民優自設於險而病民詐也九轉丹砂點鐵成
金兩漢循吏鑄頑成仁我簡易則民肅我平易則民親今使高安之農
蠶生於衎鍚之外珥筆於教訟者傳閱孝之章婺耳鎖兀者深春耕之
來賣於鬪之刀劍以為牛羞溪祠之樽俎以養親鱔承平百年雨露滲
漉非二千石所以牧人者乎 黃小谷

善政即為漢之循吏

火猛而不害善良寬而不長奸宄雖兩漢循吏不過如此萍鄉邑里之間鵰梟且為為鳳凰狠蒭皆化為嘉穀矣（上同）

守令不任事

夫食人之食者任人之責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朝廷以十萬户付之一守以百里地委之一令元元之休戚繫焉一時之豐耗繫焉不知擢此而寅緣為奸亦弗思之甚且設官置吏本以為民今也為民父母而反有以蠹民民何所望耶然士方未仕之時冀得寸禄以有為迨夫歲月之積家温食飽則平日志願一皆汲沒吁可嘆哉（叢公）

吏為民之亂救

歲當旱歉群情嗸嗸綏靜撫摩尚虞多事倘貪吏復從而𪓐削之是子方啼饑而亂之嚚者復奪其食牛方奔喘而牧之悍者復疾其鞭則其轉就羸殘而激成搏鑑其勢所必至焉耳人君保民均於保手愛民甚於愛牛而為之亂與收者實苛諸吏

良吏貪吏

良吏出為德星則雖齊歲方艱而民懷子母之戀貪政肆為碩鼠則雖魏麥可食而民與逝去之思

贓吏

贓吏者人心之巨蠹也芟其根而毋使之蔓伐其枝而毋使之萌而滿郡縣者皆羔羊素絲之節牧養生民者無苛政猛虎之嫌

官吏之弊

然以風霜之評議者未必畏朝夕之誅求者每自若貪婪狼狽險鷙猛。肆貪暴之毒長告訐之風以詞訟為興利之門以獄犴為論財之府。快意於常刑之外橫取於經賦之餘以慈祥愷悌為姑息以刻剝慘毒為整辦議論習尚日趨於薄似非清明聖時所宜有也